北史/卷0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一 ◄

北史
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

► 卷二十三

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肥

列傳第十

長孫嵩

長孫嵩，代人也。父仁，昭成時為南部大人。嵩寬雅有器度，昭成賜名焉。年十四，代父統事。昭成末年，諸部乖亂，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，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。

劉顯之謀難也，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。將至五原，時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，嵩欲歸之。見於烏渥，稱逆父之子，勸嵩歸道武。嵩未決，烏渥回其牛首，嵩俛俛從之，見道武於二漢亭。道武以為南部大人，累著軍功。後從征中山，除冀州刺史，賜爵鉅鹿公。曆侍中、司徒、相州刺史，封南平公。所在著稱。明元即位，山陽侯奚斤、北新侯安同、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，聽理萬機，故世號八公。

晉將劉裕之伐姚泓，明元假嵩節，督山東諸軍事，傅詣平原，緣河北岸列軍，次於畔城。軍頗失利。詔假裕道。裕於舟中望嵩麾蓋，遺以酏酒及江南食物。嵩皆送京師。詔嵩厚答之。又敕簡精兵為戰備，若裕西過者，便率精銳，南出彭、沛；如不時過，但引軍隨之。彼至崤、陝間，必與姚泓相持，一死一傷，眾力疲弊。比及秋月，徐乃乘之，則裕首可不戰而縣。於是叔孫建等。尋河趣洛，遂入關。嵩與建等自城皋南濟，晉諸屯戍皆

望塵奔潰。裕克長安，嵩乃班師。

明元寢疾，問後事於嵩。嵩曰：「立長則順，以德則人服。今長皇子賢而世嫡，天所命也，請立。」乃定策，詔太武臨朝監國，嵩為左輔。

太武即位，進爵北平王、司州中正。詔問公卿：「赫連、蠕蠕，征討何先？」嵩與平陽王長孫翰、司空奚斤等曰：「赫連土居，未能為患。蠕蠕世為邊害，宜先討大檀。及則收其畜產，足以富國；不及則校獵陰山，多殺禽獸，皮肉筋角以充軍實，亦愈於破一小國。」太常崔浩曰：「大檀遷徙鳥逝，疾追則不足經久，大眾則不能及之。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，其刑政殘害，人神所棄，宜先討之。」尚書劉潔、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。帝默然，遂西巡狩。後聞屈丐死，關中大亂，議欲征之。嵩等曰：「彼若城守，以逸待勞。大檀聞之，乘虛而寇，危道也。」帝乃問幽征于天師寇謙之。勸行，杜超之贊成，崔浩又言西伐利。嵩等固諫不可，帝大怒，責嵩在官貪污，使武士頓辱。尋遷太尉。久之，加柱國大將軍。自是輿駕征伐。嵩以元老，多留鎮京師，坐朝堂平斷刑獄。薨，年八十，謚曰宣王。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，以嵩配饗廟庭。

子頹，善騎射，彎弓三百斤。襲爵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將軍。有罪黜為戍兵。後復爵。薨，謚曰安王。

子敦，字孝友，位北鎮都將。坐黷貨，降為公。孝文時，自訟先世勳重，復其王爵。薨。謚簡王。

子道，字念僧，襲爵。久之，隨例降為公，位左衛將軍。卒，謚慎。

子悅，襲爵。建義初，復本王爵，尋降為公，位光祿少卿。卒，贈司空。

五世孫儉

嵩五世孫儉，仕周知名。儉，本名慶明。曾祖地汾，安東將軍、臨川公。祖酌，恆州刺史。父幹，員外散騎侍郎，早卒。

儉方正有操行，神彩嚴肅，雖在私室，終日儼然。性不妄交，非其同志，雖貴遊造門，亦不與相見。太昌中，邊方騷動，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，從爾硃天光破宿勤明達等，

以功賜爵索盧侯。周文臨夏州，以為錄事參軍事，深敬器之。及賀拔岳被害，周文赴平涼，凡有經綸謀策，儉皆參預。從平侯莫陳悅，留儉為秦州長史、防城大都督，委以後事，別封信都縣伯。渭州刺史可硃渾元奔東魏後，河渭間人情離阻。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。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。復隨機安撫，羌胡悅服。轉夏州刺史。甚得人和。時西夏州仍未內屬，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。儉以信義招之，和乃歸附。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，總統三夏州諸軍事。

荊襄初附，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荊等十二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、東南道行台僕射。所部鄭縣令泉璨為百姓所訟，推按獲實。儉即大集寮屬，遂於查事前引己過，肉袒自罰，舍璨不問。於是屬城肅勵，莫敢犯法。魏文帝璽書勞之。周文又與儉書曰：「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，遂自杖三十，用肅群下，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。」儉清正率下，兼懷仁恕。有竊盜者，原情得實，誨而放之。荊蠻舊俗，少不敬長。儉殷勤勸導，風俗大革。務廣耕桑，兼習武事，故邊境無虞，人安其業。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，樹碑刻頌，朝議許之。吏人又以儉秩滿，恐有代至，詣闕乞留儉，朝廷嘉而許之，在州遂曆七載。

徵授大行台尚書，兼相府司馬。常與群公侍坐，及退，周文謂左右曰：「此人閒雅，孤每與語，常肅然畏敬，恐有所失。」他日，周文謂儉曰：「名實須相稱，尚書志安貧素，可改名儉，以彰雅操。」遷尚書左僕射，加侍中。後除東南道行台僕射、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，初遣使入朝。至荊州，儉於查事列軍儀，具戎服，以賓主禮見使。容貌魁偉，音聲如鐘，大為鮮卑語，遣人傳譯以答問。客惶恐不敢仰視。日晚，儉乃著裙襦紗帽，引客宴於別齋。因敘梁國喪亂，朝廷招攜之意，發言可觀。使人大悅，出曰：「吾所不能測也。」

魏廢帝二年，授東南道大都督、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。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，外敦鄰睦，內懷異計。儉密啟陳攻取之謀。於是徵儉入朝，問以經略。儉陳謀，周文深然之，乃命還州，密為之備。尋令柱國於謹伐江陵。事平，以儉元謀，賞奴婢三百口。遂令儉鎮江陵，進爵昌寧郡公。後移鎮荊州，授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、行荊州刺史。及周閔帝初，趙貴等將圖晉公護，儉長子僧衍預其謀，坐死。護乃徵儉，拜小塚宰。保定四年，拜柱國。朝議以儉操行清白，勳績隆重，乃下詔褒美之，兼賜以雜采粟麥，以彰其美。

天和初，轉陝州，總管七州諸軍事、陝州刺史。儉嘗詣闕奏事，時大雪，雪中待報，自旦達暮，竟無惰容。其謹慤若此。以疾還京，詔以儉舊居狹隘，賜甲第一區。

後薨于夏州總管。臨終遺令：斂以時服，素車載柩，不設儀仗，親友贈襚，一無所受。諸子並奉行之。又遺啟請葬周文帝陵側，並以所賜宅還官，詔皆從之。贈本官，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、涼州刺史，追封鄫國公，謚曰文。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，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，詔許之。

建德元年，詔曰：「故柱國、鄫國公儉，臨終審正，爰吐德音。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，制度宏麗，非諸子所居，請以還官，更遷他所。昔叔敖辭沃壤之地，蕭何就窮僻之鄉。以古方令，無慚曩哲。而有司未達大體，遽以其第外給。夫追善念功，先王令典，豈得遂其謙挹，致乖懲勸！令以本宅還其妻子，俾清風遠播，無替聿修。」

次子隆，位司金中大夫。從長潮西元定代陳，沒江南，卒。隆弟平，最知名。

儉子平

平字處均，美容儀，有器幹，頗覽書記，為周衛王侍讀。時武帝逼于宇文護，與衛王謀誅之，王常使平通意於帝。護誅，拜開府儀同三司。宣帝置東京官屬，以平為少司寇，與宗伯趙芬分掌六府。隋文龍潛時，與平情好款洽。及為丞相，恩禮彌厚。時賀若弼鎮壽陽，帝恐其懷貳，遣平代之為揚州總管，賜爵襄陽公。弼果不從，平麾壯士執弼，送京師。

隋開皇三年，徵拜度支尚書。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，百姓不給，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，貧富為差，儲之閭里，以備凶年，名曰義倉。帝深嘉納。自是州裏豐衍。後轉工部尚書，名曰稱職。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庭為憒憒者，上怒，將斬之。平進諫曰：「諺云：'不癡不聾，不作大家翁。'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邴紹之言，不應聞奏。陛下又復誅之，恐百代之後，有虧聖德。」上於是赦紹。因敕群臣，誹謗之罪，勿復以聞。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，各遣使請援。上遣平持節宣諭，令其和解。平至，陳利害，遂各解兵。可汗贈平馬二百疋。還，進所得馬，上盡以賜之。未幾，遇譴，以尚書檢校汴州事，尋除汴州刺史，後曆許、貝二州，俱有善政。

鄴都俗薄，前後刺史，多不稱職。朝庭以平為相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在州數年，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，畫衣裳鏊甲象，上怒免之。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，進位大將軍，拜太常卿、吏部尚書。卒官，謚曰康。

子師孝，性輕狡好利，數犯法。上以其不克負荷，遣使吊平。以師孝為勃海郡主簿。屬大業之季，恣行貪濁，一郡苦之。後為王世充所害。

長孫道生

長孫道生，嵩從子也。忠厚廉謹，道武愛其慎重，使掌機密。與賀毗等四人，內侍左右，出入詔命。明元即位，除南統將軍、冀州刺史。後取人美女以獻，明元切責之，以舊臣不加罪黜。太武即位，進爵汝陰公，遷廷尉卿。從征蠕蠕，與尉眷等率眾出白黑兩漠間，大捷而還。太武征赫連昌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、宗正娥清為前驅，遂平其國。昌弟定走保平涼，宋遣將到彥之、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。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。遂誘宋將檀道濟，邀其前後，追至曆城而還。除司空，加侍中，進封上党王。薨，年八十二，贈太尉，謚曰靖。

道生廉約，身為三司，而衣不華飾，食不兼味。一熊皮鄣泥，數十年不易，時人比之晏嬰。第宅卑陋。出鎮後，其子弟頗更修繕，起堂廡。道生還，歎曰：「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有家為。今強寇尚遊魂漠北，吾豈可安坐華美也！」乃切責子弟，令毀其宅。太武世，所在著績，每建大議，多合時機。為將有權略，善待士眾。帝命歌工曆頌群臣曰：「智如崔浩，廉如道生。」及年老，頗惑其妻孟氏，以此見譏。與從父嵩俱為三公，當世以為榮。

子瓶，位少卿，早卒。瓶子觀，少以壯勇知名，後襲祖爵上党王。時異姓諸王襲爵，多降為公，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，故特不降。以征西大將軍、假司空，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。部帥拾寅遁藏，焚其所居城邑而還。孝文初，拜殿中尚書、侍中。吐谷渾又侵逼，復假觀司空討降之。後為征南大將軍。薨，謚曰定。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，陪葬雲中金陵。

曾孫幼

子冀歸，六歲襲爵，降為公。孝文以其幼承家業，賜名幼，字承業。承業聰敏有才藝，虛心愛士，為前將軍，從孝文南討。宣武時，為揚州刺史、假鎮南大將軍、都督淮南諸軍事。梁將裴邃、虞鴻襲據壽春，承業諸子驍果，邃頗難之，號曰：「鐵小兒」。詔河間王琛總眾援之。琛欲決戰，承業以雨久，更須持重。琛弗從，遂戰，為賊所乘，承業

後殿。

初，承業既總強兵，久不決戰，議者疑有異圖。朝庭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、尚書李憲等三都督，外聲助承業，內實防之。

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，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。尋以本使達鄴城，詔承業解行台，罷大使，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，酈道元為行台。承業遣子子裕奉表，稱與琛同在淮南，俱當國難。琛敗臣全，遂生私隙。且臨機奪帥，非策所長。書奏，不納。琛與承業前到呼沱，承業未欲戰，而琛不從。行達五鹿，為修禮邀擊，琛不赴之，賊總至，遂大敗。承業與琛並除名。尋而正平郡蜀反，復假承業鎮西將軍、討蜀都督。頻戰有功，除平東將軍，復本爵。後除尚書右僕射。未幾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，復以承業為行台討之。承業時背疽未愈，靈太后勞之曰：「卿疹源如此，朕欲相停，更無可寄，如何？」承業答曰：「死而後已，敢不自力。」時子彥亦患腳癉，扶杖入辭。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：「吾等備為大臣，各居寵位，危難之日，病者先行，無乃不可乎！」莫有對者。

時薛鳳賢反于正平，薛修義屯聚河東，分據鹽池，攻圍蒲阪，東西連結，以應寶夤。承業乃據河東。時有詔廢鹽池稅，承業上表曰：「鹽池天資賄貨，密邇京畿，唯須寶而護之，均贍以理。今四境多虞，府藏罄竭，然冀、定二州，且亡且亂，常調之絹，不復可收。仰惟府庫，有出無入，必須經綸，出入相補。略論鹽稅，一年之中，准絹而言，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。便是移冀、定二州置於畿甸，今若廢之，事同再失。臣前仰違嚴旨，不先討關賊，徑解河東者，非是閑長安而急蒲阪。蒲阪一陷，沒失鹽池，三軍口命，濟贍理絕。天助大魏，茲計不爽。昔高祖升平之年，無所乏少，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。非為物而競利，恐由利而亂俗也。況今王公素餐，百官屍祿，租徵六年之粟，調折來歲之資。此皆出入私財，奪人膂力，豈是願言，事不獲已。臣輒符司監將尉，還率所部，依常收稅，更聽後敕。」及雍州平，除雍州刺史。

孝莊初，封上党王，尋改馮翊王，後降為郡公。遷司徒公，加侍中、兼尚書令、大行台，仍鎮長安。節閔立，遷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。及韓陵之敗，斛斯椿先據河橋，謀誅爾硃。使承業入洛，啟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。孝武初，轉太傅，以定策功，更封開國子。承業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。初，承業生而母亡，為洪超母所撫養，是以求讓。許之。

武帝入關，承業時鎮武牢，亦隨赴長安，位太師、錄尚書事，封上党王。大統元年，薨，

贈假黃鉞、大丞相、都督三十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諡曰文宣。

承業少輕俠，鬥雞走馬，力爭殺人，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。會赦，乃免。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。羅年大承業十餘歲，酷妒忌。承業雅相敬愛，無姬妾。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，乃有數四。前妻張氏二子，子彥、子裕。羅生三子：紹遠、士亮、季亮。兄弟皆雄武。

子彥本名雋，有膂力，以累從父征討功，封槐里縣子。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，加子彥中軍大都督、行台僕射，鎮恆農，以為心膂。及從帝入關，封高平郡公，位儀同三司。以從征竇泰、戰沙苑功，加開府、侍中。及東復舊京，以子彥兼尚書令、行司州牧，留鎮洛陽。後以不利，班師。大統七年，拜太子太傅。

子彥少常墜馬折臂，肘上骨起寸餘。乃命開肉鋸骨，流血數升，言戲自若。時以為逾於關羽。末年石發，舉體生瘡，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。子彥曰：「惡疾如此，難以自明。世無良醫，吾其死矣！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，試為求之，當令兄弟知我。」及于南山得蛇，以股觸之，痛楚號叫，俄而腫死。文帝聞之。慟哭曰：「失我良將！」贈雍州刺史。

子裕位衛尉少卿。啟舍凡階十七級，為子義貞求官。除左將軍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。又以父勳，封平原縣伯。

義貞弟兕，字若汗。性機辯，強記博聞，雅重賓游，尤善談論。從魏孝武西遷，別封鄴縣侯。周天和初，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曆熊、絳二州刺史，並有能名。襲爵平原縣公。卒，子熾嗣。

幼曾孫熾

熾字仲光，性敏慧，美姿容，頗涉群書，兼長武藝。建德初，周武帝崇尚道法，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，熾應其選。隋文帝作相，自禦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，加大都督，封陽平縣子，遷稍伯下大夫。以平王謙，拜儀同三司。及帝受禪，熾率官屬先入清宮，即授內史舍人、上儀同三司，攝東宮右庶子，出入兩宮，甚被委遇。累遷太常少卿，改封饒陽縣子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，改授吏部侍郎。大業中，歷位大理卿、戶部尚書。吐谷渾寇張掖，令熾擊之，追至青海，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。六年，帝幸江都宮，

留燾東都居守，攝左候衛將軍。卒官，謚曰靜。子安世，通事謁者。燾弟晟。

燾弟晟

晟字季晟，性通敏，略涉書記，善彈工射，矯捷過人。年十八，仕周為司衛上士。初未知名，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，謂曰：「長孫武藝逸群，又多奇略。後之名將，非此子邪？」及突厥攝圖請婚，周以趙王招女妻之。周與攝圖各相誇競，妙選驍勇以充使者，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。前後使人數十輩，攝圖多不禮之，獨愛晟，每共遊獵，留之竟歲。嘗有二雕，飛而爭肉，因以箭兩隻與晟，請射取之。晟馳往，遇雕相攫，遂一發雙貫焉。攝圖喜，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，冀昵近之，以學彈射。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，尤得眾心，為攝圖所忌，密托心腹，陰與晟盟。晟與之遊獵，因察山川形勢，部眾強弱。皆盡知之。還，拜奉車都尉。

開皇元年，攝圖曰：「我，周家親也。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，何面目見可賀敦！」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，約諸面部落，謀共南侵。文帝新立，由是大懼，修長城，發兵屯北境。命陰壽鎮幽州、虞慶則鎮并州，屯兵為之備。

晟先知攝圖、玷厥、阿波、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，俱號可汗，分居四面，內懷猜忌，外示和同，難以力征，易可離間。因上書曰：「臣於周末，忝充外使，匈奴倚伏，實所具知。玷厥之於攝圖，兵強而位下，外名相屬，內隙已彰，鼓動其情，必將自戰。又處羅侯者，攝圖之弟，奸多而勢弱，曲取眾心，國人愛之，因為攝圖所忌。又阿波首鼠，介在其間，頗畏攝圖，受其牽率，唯強是與，未有定心。宜遠交而近攻，離強而合弱。通使玷厥，說合阿波，則攝圖回兵，自防右地。又引處羅，遣連奚、嵇，則攝圖分眾，還備左方。道尾猜嫌，腹心離阻，十數年後，承釁討之，必可一舉而空其國。」

上省表大悅，因召與語。晟口陳形勢，手畫山川，寫其虛實，皆如指掌。上深嗟異，皆納用焉。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，使詣玷厥，賜以狼頭纛，謬為欽敬。玷厥使來，引居攝圖使上。反間既行，果相猜貳。授晟車騎將軍，出黃龍道，齎敝賜奚、嵇、契丹等，遣為鄉導，得至處羅侯所，深布心腹，誘令內附。

二年，攝圖號四十萬騎，自蘭州入，至於周盤，破達奚長儒軍。更欲南入，玷厥不從，引兵而去。時晟又說染幹詐告攝圖曰：「鐵勒等反，欲襲其牙。」攝圖乃懼，回兵出塞。

後數年，突厥大入，發八道元帥出拒之。阿波至涼州，與竇榮定戰，賊帥累北。時晟為偏將，使謂之曰：「攝圖每來，戰皆大勝。阿波才入，便即致敗，此乃突厥之恥。且攝圖之與阿波，兵勢本敵，今攝圖日勝，為眾所崇，阿波不利，為國生辱。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，成其夙計，滅北牙矣。」阿波使至，晟又謂曰：「今達頭與隋連和，而攝圖不能制。可汗何不依附天子，連結達頭，相合為強？此萬全之計。豈若喪兵負罪，歸就攝圖，受其戮辱耶！」阿波納之，因留塞上。後使人隨晟入朝。時攝圖與衛王軍遇，戰于白道，敗走。至磧，聞阿波懷貳，乃掩北牙，盡獲其眾而殺其母。阿波還無所歸。西奔玷厥，乞師十餘萬，東擊攝圖，復得故地。收散卒，與攝圖相攻。阿波頻勝，其勢益強。攝圖又遣使朝貢，公主自請改姓，乞為帝女，上許之。

四年，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，賜公主姓為楊氏，改封大義公主。攝圖奉詔，不肯起拜。晟進曰：「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，可汗不起，安敢違意。但可賀敦為帝女，則可汗是大隋女婿，奈何不敬婦公？」攝圖笑謂其達官曰：「須拜婦公。」乃拜受詔。使還稱旨，授儀同三司、左勳衛車騎將軍。

七年，攝圖死，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，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。處羅侯因晟奏曰：「阿波為天所滅，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，當取之以獻。」時召文武議焉。樂安西元諧曰：「請就彼梟首，以懲其惡。」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，顯戮而示百姓。上問晟，晟曰：「阿波之惡，非負國家。因其困窮，取而為戮，恐非招遠之道。不如兩存之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

八年，處羅侯死，遣晟往吊，仍齎陳國所獻寶器，以賜雍閭。

十三年，流人楊欽亡入突厥，詐言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，遣其來密告公主。雍閭信之，乃不修貢。又遣晟出使，微觀察焉。公主見晟，言辭不遜，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，扇惑雍閭。晟還，以狀奏。又遣晟往索欽，雍閭欲勿與，謬曰：「客內無此色人。」晟乃貨其達官，知欽所在，夜掩獲之，以示雍閭。因發公主私事。國人大恥。雍閭執遂迦等，並以付晟。使還，上大喜，加授開府，仍遣入蕃，泣殺大義公主。雍閭又表請婚，僉議將許之。晟奏曰：「臣觀雍閭反覆無信，特共玷厥有隙，所以依倚國家。縱與為婚，終當必叛。今若得尚公主，承藉威靈，玷厥、染幹必又受其徵發。強而更反，後恐難圖。且染幹者，處羅侯之子，素有誠款，於今兩世。臣前與相見，亦乞通婚，不如許之，招令南徙。兵少力弱，易可撫馴，使敵雍閭，以為邊捍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又遣慰喻染幹，許尚公主。

十七年，染幹遣使隨晟來逆女。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。晟說染幹南徙，居度斤舊鎮。雍閭疾之，亟來抄略。染幹伺知動靜，輒遣奏聞，是以賊來，每先有備。

十九年，染幹因晟奏雍閭作攻具。欲打大同城。詔發六總管，並取漢王節度，分道出塞討之。雍閭懼，復共達頭同盟，合力掩襲染幹，大戰于大長城下。染幹敗績，其兄弟子侄盡見殺，而部落亡散。染幹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。至旦，行百餘里，收得數百騎。乃相與謀曰：「今兵敗入朝，一降人耳，大隋天子豈禮我乎！玷厥雖來，本無冤隙，若往投之，必相存濟。」晟知懷貳，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，令速舉烽。染幹見四烽俱發，問晟：「城上烽然，何也？」晟紿之曰：「城高地迥，必遙見賊來。我國家法，若賊少，舉二烽；來多，舉三烽；大逼，舉四烽。使見賊多而又近耳。」染幹大懼，謂其眾曰：「追兵已逼，且可投城。」既入鎮，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，自將染幹馳驛入朝。帝大喜，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，持節護突厥。晟遣降虜覘候雍閭，知其牙內屢有災變；夜見赤虹，光照數百里。天狗隕，雨血三日；流星墜其營內，有聲如雷。每夜自驚，言隋師且至。並遣奏知。尋以染幹為意彌豆啟人可汗。賜射于武安殿，選善射者十二人，分為兩朋。啟人曰：「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，今日賜射，願入其朋。」許之。給箭，六發皆入鹿，啟人之朋竟勝。時有鳶群飛，上曰：「公善彈，為我取之。」十發俱中，並應丸而落。是日，百官獲賚，晟獨居多。尋遣領五萬人，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幹。安義公主死，持節送義城公主，復以妻之。晟又奏：「染幹部落歸者既眾，雖在長城內，猶被雍閭抄略。往來辛苦，不得甯居。請徙五原，以河為固。于夏、勝兩州間，東西至河，南北四百里，掘為橫塹。令處其內，任情放牧，免於抄掠，人必自安。」上並從之。

二十年，都藍大亂，為部下所殺。晟因奏曰：「賊內攜離，其主被殺。乘此招誘，必並來降。請遣染幹部下，分頭招尉。」上許之，果盡來附。達頭恐怖，又大集兵。詔晟部領降人，為秦州行軍總管，取晉王廣節度，出討達頭。達頭與王相抗，晟進策曰：「突厥飲泉，易可行毒。」因取諸藥，毒水上流。達頭人畜飲之多死，大驚曰：「天雨惡水，其亡我乎！」因夜遁。晟追之，斬首千餘級，俘百餘口。王大喜，引晟入內，同宴極歡。有突厥達官來降，時亦預坐。說言突厥之內，大畏長孫總管，聞其弓聲謂為霹靂，見其走馬稱為閃電。王笑曰：「將軍震怒，威行域外，遂與雷霆為比，一何壯哉！」師旋，授上開府儀同三司，復遣還大利城，安撫新附。

仁壽元年，晟表奏曰：「臣夜登城樓，望見磧北有赤氣，長百餘里，皆如雨足，下垂被地。謹驗兵書，此名灑血。其下之國，必且破亡。欲滅匈奴，宜在今日。」詔楊素為行

軍元帥，晟為受降使者，送染幹北伐。

二年，軍次北河，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，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，賊眾多降。晟又教染幹分遣使者，往北方鐵勒等部，招攜取之。三年，有鐵勒思結、伏具、渾、斛薛、阿拔、僕骨等十餘部，盡背達頭來降附。達頭眾大潰，西奔吐谷渾。晟送染幹，安置於磧口。事畢，入朝。

遇文帝崩，匿喪未發。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，知門禁事，即日拜左領軍將軍。遇楊諒作逆，敕以本官為相州刺史，發山東兵馬，與李雄等共經略之。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。帝曰：「公終不以兒害義，其勿辭也。」於是馳遣赴相州。諒破，追還，轉武衛將軍。

大業三年，煬帝幸榆林，欲出塞外，陳兵耀武，經突厥中，指於涿郡。仍恐染幹驚懼，先遣晟往喻旨，稱述帝意。染幹聽之，因召所部諸國，奚、嵇、室韋等種落數十，酋長咸萃。晟見牙中草穢，欲令染乾親自除之，示諸部落，以明威重。乃指帳前草曰：「此根大香。」染幹遽取嗅之，曰：「殊不香也。」曰：「國家法，天子行幸所在，諸侯並躬親灑掃，耘除御路，以表至敬之心。今牙中蕪穢，謂是留香草耳。」染幹乃悟，曰：「奴罪過！奴之骨肉，皆天子賜也。得效筋力，豈敢有辭？特以旁人不知法耳。」遂拔所佩刀，親自芟草。其貴人及諸產落爭放效之。乃發榆林北境，至於其牙，又東達於薊，長三千里，廣百餘步，舉國就役而開御道。帝聞益喜焉。後除淮陽太守，未赴任，復為右驍衛將軍。

五年，卒，年五十八，帝悼惜之。後突厥圍雁門，帝歎曰：「向使長孫晟在，不令匈奴至此！」

晟好奇計，務立功名。性至孝，居憂毀瘠，為朝士所稱。大唐貞觀中，追贈司空、上柱國，諡曰獻。少子無忌嗣。其長子行布，亦多謀略，有父風。起家漢王諒庫直。後遇諒并州起逆，率從南拒官軍，留行布守城。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，城陷，遇害。次子恆安，以兄功授鷹揚郎將。

晟從祖紹遠

紹遠字師，少名仁。寬容有大度，雅好墳籍，聰慧過人。父承業作牧壽春，時紹遠年十

三。承業管記有王碩者，文學士也，聞紹遠強記，遂白承業，求驗之。承業命試之。碩乃試以《禮記月令》。於是紹遠讀數紙，才一遍，誦之若流。碩嘆服之。起家司徒府參軍事。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，封東阿縣伯。

魏孝武西遷，紹遠隨承業奔赴，以功別封文安縣子。大統二年，除太常卿，遷中書令，仍襲父爵。後例降為公，改馮翊郡。恭帝二年，累遷錄尚書事。周文每謂群臣曰：「長孫公任使處，令人無反顧憂；漢之蕭、寇，何足多也。其容止堂堂，足為當今模楷。」六官建，拜大司樂。周閔踐祚，復封上黨郡公。

初，紹遠為太常，廣召工人，創造樂器，唯黃鐘不調，每恆恨之。嘗經韓使君佛寺，聞浮圖三層上鐸鳴，其音雅合宮調，因取而配奏，方始克諧。乃啟明帝曰：「魏氏來宅秦、雍，雖祖述樂章，然黃鐘為君，天子之正位，往經創造，曆稔無成。方知水行將季，木運伊始，天命有歸，靈樂自降。此蓋乾坤祐助，宗廟致感。方當降物和神，祚隆萬世。」詔曰：「朕以菲薄，何德可以當之。此蓋天地祖宗之祐，亦由公達鑒所致也。」俄改授禮部中大夫。時猶因魏氏舊樂，未遑更造，但去小呂，加大呂而已。紹遠上疏陳雅樂，詔並行之。紹遠所奏樂，以八為數。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，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，下洎周武，爰制七音。持林鐘作黃鐘，以為正調之首。詔與紹遠詳議。

正曰：「天子用八，非無典故；縣而不擊，未聞厥理。且黃鐘為天，大呂為地，太蔟為人。今縣黃鐘而擊太蔟，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。」

紹遠曰：「夫天不言，四時行焉。地不言，萬物生焉。人感中和之氣，居變通之道。今縣黃鐘而擊太蔟，是天子端拱，群司奉職。從此而議，何往不可？」

正曰：「案《呂氏春秋》曰：'楚之衰也，為作巫音；齊之衰也，為作大呂。'且大呂以下七鐘，皆是林鐘之調，何得稱為十一月調？專用六月之均，便是欲迎仲冬，猶行季夏。以此而奏，深非至理。」

紹遠曰：「卿之所言，似欲求勝。若窮理盡性，自伐更深。何者？案《周禮》祀天樂云：'黃鐘為宮，大呂為角。'此則大呂之用，宛而成章。雖知引呂氏之小文，不覺失周公之大禮。且今縣大呂，則有黃鐘、林鐘，二均乃備。春夏則奏林鐘，秋冬則奏黃鐘，作黃鐘不擊大呂，作林鐘不擊黃鐘。此所謂左之右之；君子宜之，右之左之，君子有之。而卿不縣大呂，止有黃鐘一宮，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。以此為至理，無乃不可乎！

然《周禮》又云：'乃奏黃鐘，歌大呂，以祀天神。'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。王者各以夏之正月，祀感帝於南郊。又朝日以春分，夕月以秋分，依如正禮，並用仲冬之調。又曰：'奏太蔟，歌應鐘，以祭地祇。' 謂神州及社稷。以春秋二仲，依如正禮，唯奏孟春之宮。自外四望、山川、先妣、先祖，並各周宮，不依月變。略舉大綱，則三隅可反。然則還相為宮，雖有其義，引《禮》取證，乃不月別變宮。且黃鐘為君，則陽之正位，若隨時變易，是君無定體。而卿用林鐘，以為正調，便是君臣易位，陰陽相反。正之名器，將何取焉？」

正曰：「今用林鐘為黃鐘者，實得相生之義。既清且韻，妙合真體。然八音平濁，何足可稱？」

紹遠曰：「天者陽位，故其音平而濁，濁則君聲。地者陰位，故其音急而清，清則臣調。然急清者于體易絕，平濁者在義可久。可久可大，王者之基。至於鄭、衛新聲，非不清韻，若欲施之聖世，吾所不取也。」於是遂定，以八為數焉。

尋拜京兆尹，曆少保、小司空，出為河州刺史。河右戎落，向化日近，同姓婚姻，因以成俗。紹遠導之以禮，大革弊風。政存簡恕，百姓悅服。入為小宗伯。

武帝讀史書，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，又欲廢八縣七，並除黃鐘之正宮，用林鐘為調首。紹遠奏云：「天子縣八，百王共軌。下逮周武，甫修七始之音。詳諸經義，又無廢八之典。且黃鐘為君，天子正位，今欲廢之，未見其可。臣案《周禮》奏黃鐘，歌大呂，此則先聖之弘範，不易之明證。願勿輕變古典，趣改樂章。」帝默然久之，曰：「朕欲廢八縣七者，所望體本求直，豈苟易名。當更思其義。」後竟行七音。

屬紹遠遘疾，未獲面陳。慮有司遽捐樂器，乃與樂部齊樹書曰：「伏聞朝廷前議，而欲廢八縣七。然則天子縣八，有自來矣。古先聖，殊塗一致；逮周武克殷，逆取順守，專用干戈，事乖揖讓。反求經義，是用七音，蓋非萬代不易之典。其縣八筍虡，不得毀之。宜待吾疾瘳，當別奏聞。」此後紹遠疾篤，乃命其子覽曰：「夫黃鐘者，天子之宮。大呂者，皇后之位。今廢黃鐘之位，是祿去王室。若用林鐘為首，是政出私門。將恐八百之祚，不得同姬周之永也。吾既為人臣，義無寢默，必輿疾固爭闕庭。」後疾甚，乃上遺表曰：「謹案《春秋》隱公《傳》云：'天子用八。'周禮雲天子縣二八，倕氏之鐘十六，毋句氏之磬十六。漢成帝獲古磬十六。《周禮圖》縣十六。此數事者，照爛典章。揚搉而言，足為龜鏡。伏惟陛下受圖蒼帝，接統玄精，秦、漢以還，獨為稱首。至如周

武，有事干戈，臣獨鄙之，而況陛下。以臣自揣餘息，匪夕伊朝。伏願珍禦萬機，不勞改八從七。」帝省表涕零，重贈柱國大將軍，諡曰獻，號樂祖，配饗廟庭。子覽嗣。

紹遠子覽

覽字休因，性弘雅，有器度，喜慍不形於色。略涉書記，尤曉鐘律。周明帝時，為大都督。明帝以覽性質淳和，堪為師表，使事魯公，甚見親善。及魯公即位，是為武帝，超拜車騎大將軍。每公卿上奏，必令省讀。覽有口辯，聲氣雄壯，凡所宣傳，百僚屬目。帝每嘉歎之。覽初名善，帝謂曰：「朕以萬機委卿先覽。」遂賜名焉。及誅宇文護，以功進封薛國公，累遷小司空。從平齊，進位柱國。武帝崩，受遺輔政。宣帝時，位上柱國、大司徒，曆同、涇二州刺史。隋文帝為丞相，轉宜州刺史。開皇二年，將有事於江南，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，統八總管出壽陽，水陸俱進。師臨江，陳人大駭。會陳宣帝殂，覽欲乘釁滅之，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，乃還。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、上柱國元諧、李充、左僕射高熲、右衛大將軍虞慶則、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。上曰：「朕昔在周朝，備展誠節。但苦被猜忌，每致寒心。為臣若此，竟何情賴！朕與公等，共用終吉。罪非謀逆，一無所問。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，宜數參見之。柱臣素望，實屬於公。宜識朕意。」其恩禮如此。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。後為涇州刺史。卒官。

子洪嗣，位宋順臨三州刺史、司農少卿、北平太守。

紹遠弟澄

澄字士亮，年十歲，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，遂以女妻焉。十四從父承業征討，有智謀，勇冠諸將。以功封西華縣侯。及長，容貌魁岸，風儀溫雅。魏大統中，歷位豫、渭二州刺史。以軍功，別封永甯縣伯，尋進覆津縣侯。

魏文帝與周文及群公宴，從容曰：「《孝經》一卷，人行之本，諸君宜各引《孝經》之要言。」澄應聲曰：「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」座中有人次云：「匡救其惡。」既出西閣，周文深歎澄之合機，而譴其次答者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拜大將軍，進爵義門郡公。出為玉壁總管，頗有威信。卒于鎮，贈柱國，諡曰簡。自喪初至及葬，明帝三臨之。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：「君臨臣喪，自有節制。今乘輿屢降，恐乖典禮。」帝不從。其為上所追惜如此。子嶸嗣。

旃弟禮，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，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。恭敏有才志。太武寵信之，曰：「其父親近吾祖，子在我左右，不亦宜乎。」

長孫肥

長孫肥，代人也。昭成時，年十三，以選內侍。少有雅度，果毅少言。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，常侍從，禦侮左右，帝深信仗之。登國初，與莫題等俱為大將，屢有軍功。後從平中山，以功賜爵琅邪公。遷衛尉卿，改爵盧鄉。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，亡匿趙郡，推趙准為主。妄造妖言云：「燕東傾，趙當續。欲知其名，淮水不足。」准喜而從之，自號鉅鹿公，儒為長史。據關城，連引丁零，殺害長吏。肥討破准於九門，斬仇儒，禽准。詔以儒肉食准，傳送京師，轅之於市，夷其族。除肥兗州刺史。

姚平之寇平陽，道武征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。平退保柴壁，帝進攻屠之。遣肥還鎮兗州，撫慰河南，威信著於淮泗。善策謀，勇冠諸將。前後征討，未嘗失敗。故每有大難，令肥當之；南平中原，西摧羌寇，肥功居多，賞賜千計。後降爵藍田侯。卒，謚曰武，陪葬金陵。子翰襲爵。

翰少有父風。道武時，以善騎射，為獵郎。明元之在外，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。明元即位，與磨渾等拾遺左右。以功累遷平南將軍。率眾鎮北境，威名甚著。太武即位，封平陽王。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，太武親征之。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。大檀北遁，追擊克獲而還。遷司徒。從襲赫連昌，破之。翰清正嚴明，喜撫將士，薨，太武為之流涕，親臨其喪。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。謚曰威，陪葬金陵。

子成襲爵，降為公，位南部尚書。卒，陪葬金陵。翰弟陵，位駕部尚書。性寬厚，好學愛士。封吳郡公，贈吳郡王。謚恭，陪葬金陵。

史評

論曰：昭成之末，眾叛親離。長孫嵩寬厚沈毅，任重王室，曆事累世，邈為元老。生則宗臣，歿祀清廟，美矣！儉器識明允，智謀通贍，堂堂焉有公輔之望，謇謇焉有王臣之節。而處朝廷之日少，在方嶽之日多，何哉？平識具該通，出內流譽，取諸開物成務，蓋亦有隋之榱桷也。道生恭慎廉約，兼著威名，見知明主，聲入歌奏。二公並列，暉炫

朝野，門祉世祿，榮被後昆。雖漢世八王，無以方其茂績；張氏七葉，不能譬此重光。子彥勇烈絕倫，紹遠樂聲特妙；熾乃早稱英俊，覽乃獨擅雄辯。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，俱司禮閣，鐘鼎不墜，且公且侯？晟體資英武，兼包奇略。因機制變，懷彼戎夷，傾巢盡落，屈膝稽顙。塞垣絕鳴鏑之旅，渭橋有單于之拜。惠流邊朔，功光王府，保茲世祿，不亦宜乎！肥結髮內侍，雄武自立，軍鋒所指，罔不棄散，關、張萬人敵，未足多也。翰有父風，不殞先構，臨喪加禮，抑有由哉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